

村纲是树，是古老的树。在云丘山方圆数百里的范围内，村庄不管大和小，都有村纲。

头一回走进云丘山中的黄家峪，我看到一棵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树。树干空成了一个洞，惟有粗糙厚实的树皮沧桑为坚硬的支撑，顶起头上的枝杈。树皮竭尽全力也无法供养众多的枝杈，地上横陈的四五根枯枝，明显是从树身上掉下来的。断枝枯干得早已松脆，稍一碰就会碎开，是烧火的好木柴。要是在我那一马平川的家乡，早就成为炉膛里的一缕炊烟。可是，为啥这儿的枯枝躺在地上也没有人捡拾？见我停下脚步好奇地打量，陪同的乡土学者阎玉宁先生说：这是村纲。

村纲？我不明白是啥意思。阎先生赶紧解释，树木古老了，就成为神物，村民们供奉祭祀，顶礼膜拜，谁敢毁灭它呢！我问他“村纲”该如何写？他说，别看村民常这样挂在嘴上，还真没有人能写出来。

我略一沉思，对他说应是：村纲。我这样说自己有多高明，是我凑巧研究过与云丘山水土相连的家乡方言。村人每有红白之事，都要早面午席招待乡邻。早起吃面简单，不问老小随便围桌一坐即可。午间坐席不这么自由，讲究个尊卑有序，坐在上座的或是年迈的老人，或者是村上的头目，众人尊称“上纲”。上纲，我从童年就常听常说，及至年过不惑却仍然大惑难解。为此，我不止一次打听这“上纲”如何书写，但就是没人说得清楚，我只好自己琢磨。有一天，我忽然想到三纲五常。想到三纲五常也就明白了上纲的纲就应该是这个“纲”字。这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度的历史太久远，久远得凡事都会有前因后果，凡事都讲究长幼有别，即使就餐的饭桌上也不例外。在朝堂君为臣之纲，在家里夫为妻之纲，在父子父为子之纲，在饭桌上就只有德高望重者来执掌这个纲。

纲，是领头，或头领。村纲，就是村人敬奉的头领，神明。

那么，村人为什么会把古树尊为执掌生死命运的神明？细一想，这是一个比古树还古老的话题。话题古老到当初我们的先祖住在树上的遥远年代。先祖住在树上，不一定会被人类学家认可，但是，至少早先有人在树上住过。我知道巢父就是一位。巢父是在帝尧时期，晚年的帝尧想把天下让给名士许由掌管，许由不受，还说帝尧的俗话污染了他雅洁的耳朵。于是，便跑到颖水河边洗涮耳朵，洗过回头上岸恰巧碰见一个牵着牛犊饮水的熟人。这人听他一说，牵着牛犊转身就走，他怕许由洗过耳朵的河水污染了他的牛犊。这事是真还是假不必细究，关键在于这人名叫巢父。巢父当然是以巢为家的人，巢当然是搭在树上的。所以，说先祖曾有人住在树上大抵不是妄言。

退一步说，即使先祖根本没有在树上住过，也无法否认人和树的密切关系。早先，凡是有土的地方都是茂密的树林。树林是大地的衣冠，也是人类的家园。人，哪怕那个时候不叫人，叫做黑猩猩，叫做类人猿，都吃住树林里面。若不是神农氏开启了播种五谷，若不是刀耕火种毁坏了遍地的林木，至今也许我们还在林子里与树木相依为命。

后来，人们虽然走出树林，在平川搭建屋舍，可精神世界里仍然没有摆脱对树木的浓情和依赖。最能体现这浓情和依赖的是建木。建木高大粗壮，根深叶茂。神话里说，伏羲、女娲，以及黄帝、炎帝，这些非凡的先祖都能够从建木攀援而上去见天神。再将天神的旨意带回

家婆离开我已经30年了，无论岁月如何走远，一种情结总萦怀不散。我早就想给家婆写点文字，这事一直纠结于心，但似乎总是捕捉不到灵感。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家婆呵护下成长。血缘上是家婆，实则尽了母亲和启蒙教育的责任。忆念家婆的慈爱，而今生已无法回报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”愧疚与自责总折磨着我。多少次在梦中我看到她用半瘫的身体，艰难地挪动身躯不停地劳作，音容笑貌，历历在目，故乡的老屋依然在风雨之中，放在屋角的家婆曾作拐杖用的凳子已落满了浮尘，每每想到为儿女、孙辈劳作了一生的家婆，我就忍不住潸然泪下。

家婆是苦命的人。她1906年5月17日出生在四川盆地东部的璧山县丁家场一个殷实之家。4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，同年丧母，父亲长年在外交商，继母时常嫌弃她，是在大舅婆（家婆的大嫂）关照下长大的。从小缺少母爱的家婆养成了坚毅的性格。她17岁出嫁到邓姓的绅粮家，27岁丧夫。生育了6个孩子，全部夭折，按传统守孝3年后改嫁我外公，30岁时生了我舅舅，38岁时生了我母亲。我母亲两岁多时外公去世了。在那旧时代，妇女是没有地位的，但家婆担负起了养育儿女的重任，她用自已的倔强、智慧和辛劳将舅舅和阿妈抚育成入，让兄妹俩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

家婆是一个慈爱善良的人，我出生后就在家婆身边。到了夏天，家婆总是把我搂在怀里，一边用蒲扇给我送凉爽，一边低声哼唱着《儿女经》“三字经”。我在家婆的咏唱声中入眠。到五六岁，家婆也讲一些故事给我听，讲得最多的是《说岳全传》。在我七八岁时，她就教我背《增广贤文》《声律启蒙》等。“仁对



□乔忠延

人间，传给天下。建木就是登天的高梯。说穿了，其实人们对天梯的尊崇就是对树木的尊崇。

对树木的尊崇，何尝不是我们从先祖的骨血里带来的？他们披着树叶追赶着隐匿在林木间的禽兽果腹充饥时，他们蜷缩着躯体在树冠下度过一个又一个暗夜时，树木的伟岸形象就投进进心胸，并由此流淌进一代一代的血脉。无独有偶，又一个比天梯建木还有趣的神话诞生了，这就是扶桑。扶桑与建木同样高大茂盛，所不同的是建木生在高山，而扶桑长在东海。树木长在波澜壮阔的大海里就够神奇了，更为神奇的是，扶桑树上栖息的不是鸟雀，不是凤凰，竟是东方天帝的儿子——十个太阳宝宝。每天由一个宝宝上天给人世照亮，也就有一轮鲜亮的太阳普照大地。树下是人的家园，树梢是太阳的屋宇，足见树木是何等的神圣！

这神圣，无疑是住在乡村、住在山庄的人们创造的。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与树木息息相关。烧火做饭的柴火是树梢，耕锄的把柄是树枝，栖身的屋舍顶冠是树干，家里的用具几乎无一不是木头制做的。树木对人的恩赐，众口交颂，渐渐成为千古流传的神话。

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并不黑白分明，多数混沌得难以理清。人们一边颂扬着树木，一边砍伐着树木。天长日久，庇佑人们的树木几乎要被人们砍光了。忽有一日，人们发现了这并不深奥的道理，那往昔满山满坡郁郁葱葱的树木不见了，绿油油的山峰沦为一个个荒秃秃的光头。这没有惊醒人们，惊醒人们的是一声炸雷和一场暴雨。据说这炸雷和暴雨是很早以前的事情，早到了明代，有人还说是元代。是什么时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炸雷带着暴雨倾倒下满山的洪水，沟里坡里，到处横流。那架势应该是肆虐，所过处拔出小草，冲倒小树，还把一座山头也推移出好远。山腰的窑洞、屋舍十有六七都倒塌了，遮风挡寒的住所顷刻变成永久的坟墓。

那一回，侥幸活着的人们无不感恩大树。他们的窑洞和屋舍不塌、不倒，全凭大树支撑。大树用自己的深根耸立着自己的肢体，也死死钉牢了山丘。山丘无法游移，人们的窑洞和屋舍也才能坚如磐石。炸雷和暴雨惊醒了人们，众生突然醒悟树木才是庇佑自己的真正神灵。风停雨歇，高大的树下跪下一片山民。

是不是从那时起大树就享有了村纲的美誉？在云丘山中走访，一时找不到真凭实据。

所能打听到的是，一棵棵古树挺立于今，不是九死一生，就是死里逃生。摧

折肆虐树木的不是风雨，而是众生，人为的砍伐才是灭顶之灾。那一年汾河、黄河都成了运载木头的通道，云丘山的树木成为建造皇宫的木材。皇帝降旨，谁敢不从？绿葱葱的山峦光秃了一处又一处。皇家的砍伐自然不足以将树木摧折殆尽，问题在于皇帝的旨令惹恼了山民。他老儿砍掉白砍，咱砍倒卖出去是钱，为啥咱不砍？砍了白砍，不砍白不砍，为啥咱不砍？皇家划破的伤口越撕越大，县衙的禁令丝毫堵不住砍山的烈风，一棵棵伟岸之躯相继倒地，云丘山就要沦为荒山秃岭。

终归这幕悲剧没有上演。那些至今还挺立着的树木能够侥幸存活，最应当感谢的是一位知县。不过，知县没有再发告示，颁禁令，而是给山神庙悬挂上一副楹联，联曰：

伐吾树木吾无话
伤汝性命汝难逃
挂这副楹联的手法很巧，知县说这是山神对自己的梦语；挂这副楹联的声势很大，敲锣打鼓，唱歌献艺，喧闹的山庄窝铺无人不知。此后，砍山的烈风熨微了，只有个别狂徒还在妄为。他们奉行的逻辑是撞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心里也就没有把山神当回事。天黑风寂的暗夜，仍有人把手中的利斧对准挺立的大树，一下，两下，大树摇着，抖着……钉牢大地庇佑众生的生灵却无法逃遁他呵护过的生命对他的戕害，倒下，似乎是铁定的。然而，结果却超出我们的预料。倒下的不是大树，而是胆大妄为的狂徒。他们不是被枝杈砸死，就是跌下悬崖摔得死无完尸。

山神显灵了！
真真是伤汝性命汝难逃！消息如山



要送去。我8岁那年，家婆得了一场重病，右边半个身子突然瘫了。即使那样，他们也不允许舅舅回家探望。当我放学回家时，家婆总是强撑着她那半瘫的身体，为我做饭。她煮的红薯片，虽然油水很少，但吃起来可口，至今香留舌根。我1976年初中毕业后，虽然我的考试成绩是全校第一，但由于户口在舅舅、家婆名下，成分不好，就被拒之于校门外了。为了让我能重返学校，家婆四处托人设法，严厉地呵斥催促我父母想法让我继续学习。在农村干了一年农活



忆念家婆

□耕 夫

后，我去了一个邻乡办的农业中学，一个“五·七”高中班插班。家婆把我叫到她床前，从枕头底下取出一张叠成方形的手巾，她小心地将手巾打开，用颤抖的手把仅有的10元钱递给我，说：“你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将来才会有出息……”那年我12岁，接过家婆的钱，泪水直往下淌，回答说：“我知道。”世界上永恒的、最打动人心的是发自心底的真情。家婆的教诲、慈爱总是我人生旅途上一盏不灭的明灯。

17岁那年，我选择了参军，临别时，全家照了一张合影，而家婆坚持不参加，她是旧时代过来的人，以前许多拉壮丁去当兵的人几乎

风吹遍山庄窝铺，谁人还敢再来赌自个的身家性命？

古树变为神树，神树安生了……

此后，再没有人敢来砍这神树，它们也才能从古代悄然生长到今天，生长出满山的葱茏。咀嚼这往事，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山神去捉拿砍树的歹人，是做贼心虚，本来就战战兢兢，再想起那伤汝性命汝难逃的联语，可能会把梢头的风声当成显灵的神语。慌乱之中不摔死，也会砍伤自己。了解到往事我不由得为县令的精明叫好，他那副直白而又神秘的楹联简直就是最早的森林保护法。神秘是不是能滋生良知？我不敢断定，但可以肯定地说，神秘能够恒束歹毒。当然，我也为人心的愚暗难过，明明知道树木是庇佑自己的生灵，却为了不比他人少得一份利益而肆意毁林。正当的禁令如过眼的云雾，虚无的山神却震慑着他们的神魂。正是这虚幻的神灵威风呵护了满山的林木，也呵护了云丘山村窝铺的古树。日子长久了，那些古树，不论是槐树，还是楸树，抑或是椿树，一律都成为农人礼敬的村纲。

我蓦然觉得村纲这说法，就生成在知县悬挂楹联的鼓乐声中。

村纲的尊称到底始于何时，我四处打听也难以考证清楚。清楚明白的只是山民们对古树真心诚意的尊崇。别说逢年过节，即使每月的农历初一、十五都香火袅袅。跪拜礼敬后，他们虔诚地将一条红绳拴在树梢，而且，拴得越高越好。那是将自己与家人的命运紧紧维系在神灵那里，祈盼圣明的村纲高瞻自己，荫庇全家，也荫庇子子孙孙生活下去，活得还要红红火火。



第一乐章

□唐朝晖

——
鸟轻轻地触及水面，一点，两点，轻到只发出一个声音。
一簇花的声音爬满了里面的院墙。背景柔和，颜色朴质，隐隐约约地泛着月亮的白光……早上的露珠——

手，轻轻地地点一点，花、叶、植物之外，突然加上了浓郁的风景，如一位癫狂的画家，在日光的暴晒下，用十种以上的颜色砸向画板——战争，硝烟，奔跑的战马，和不协调的嘈杂声。

你的手砸向音乐的大海，硬邦邦的岩石，碎裂。
你不理会这一切，挥着手退场，节奏果断，斩钉截铁，不留后患。

你走了，头发白了，皱纹形成沙滩上孤意已绝的波纹。

你唤不醒庞大的军队，只有一些低沉沉的红色大提琴跟着你漂浮于植物繁密的小溪。

小小的鼓点，孩子般自作主张而略带点胆怯地加入你的队伍。你的眼睛却闭上了，向内。

你看见客厅里的书本，看到了汹涌的黑暗之光——奔逃。
整个池子里的机关全部在不经意间打开，唤醒了？

你的小指挥棒握在右手里，放于腰旁，没有动。左手齐肩，轻微划动——

从哪里来的军队？远远的马蹄声，突然而至，兵临城下，现于营地的每一个角落。

城堡消失，砖石灰烟没。灵魂狂奔，以整体的力量冲出：一个方阵，两个方阵，五十个方阵，手持长矛，冲出——

你轻抚一群囚兽，从容走进它们的队伍。

石头的声音冶炼成一个音符，长度为两秒。
囚兽，奔跑……

你虚空的左手轻划。
右手的指挥棒轻到——光挪动于湖面……

二

年轻的孩子，把你请出来。
他幅度较大地从左边直接跳到右边。钢琴于他也许大了点。

你用意不用力地指挥着。好像一切都不在乎的样子。

他是个孩子，动作胆怯，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按在琴键上，有些犹豫。他在上演一幕闹剧。终于，他，双手紧紧地按在黑白键上，循序细密，节奏分明。所有的人都在用眼睛倾听他。

一声脆响，一声混音，一个涵洞里的回音，一个下午的城市里的尖叫，是孩子细微的呼喊？是灵魂里顽童的窥视？从哪里弄来的这些声音！

你这位老者，与顽童光辉同处。渐渐地，你这位老人，成为旁观者——右

手从胸前划出去，小指微翘；舞蹈者的小情人，赤脚在屋子里笑着奔跑——窗户临山。

孩子小心翼翼地重复地弹奏着两个轻柔的键。像一次戏弄，和友善的对抗。

孩子又重重地弹出一串音符，他跳动着，走远，与自己一次次握手。

你双手抚慰他，走出自己的花园。你的手几乎静止下来，召唤他，注意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小院子。

很多优秀的灵魂守护者协助你和孩子……让道路舒缓……

你和孩子，走在落叶铺满的道路上，高大的树木左右相峙。宽阔的红叶。漫步交谈，遐想，他会跳在你面前，退着走，与你谈论那个看了你近十次演出的女孩，还有，住在与你相隔一条小巷的那个孩子，她们家住在一个拐角的地方，外面，有条小水沟。

你的面前只有这个孩子。群英聚于旁，聚于内。

孩子真真切切地看着你：明澈、纯净。

经过很多山梁和坎，他终于闭上了眼睛，任手流动成曲。

你引导着，告诉他：平静地听暴风雨的军队，从历史的尘埃中走出来，淌过故乡的河流，每一寸山河之上，都飘动着着的历史。你想对与日本有关的任何人说：

——不允许遗忘！
——不允许背叛！
——不允许不道歉！
——不允许乱涂乱改！

你这老人也被淹没了，音乐，太多，太多。

孩子指不离键，轻柔的舞者，滑向你，清亮的单一之乐，滑向你，继续……不断地看到你的脸。鼓点的到来，意味着什么？

你们互相唱和，一起一落。

几滴水，小雨，滴落杯中。
你消失，只有孩子在奔走相告。
雨水在暗示我们：坐下来。
你快睡着了，双手微微平举，只有小指挥棒在动：
——是早晨，花、虫、子、兽、落叶，田野里的味道。

是中午，城市里的道路、光亮的水帘，落满叶子的水池。

小空间的、方形的咖啡、小书吧，几本童年的书。孩子坐在最里面，与大他两岁的姐姐翻着一本画册。不是戈雅画的，为什么必须是他呢！我来设定为卡洛的画。

孩子出门。
转弯，
城市，大道

高楼最里面，靠近小树林旁，你家亮着深夜里的一盏灯。城市，深夜里，亮着无数的光，有些寂寥。
轻的音乐，你不断地砸进来，你的跃动和消失一样重要……

40年前和家婆在一起的日子。大约在6岁时，我刚上小学不久。每逢周末，家婆总要为我煮上一个鸡蛋，然后拿出一本外公留下的斑驳的颜体字帖，把草纸折成有暗线的方格（那穷困的年代，根本不可能有宣纸的），每张纸约四开大，折成20个方格。我练字时将煮熟的鸡蛋放在握笔的手中临摹，手腕悬空。每次写完5张纸，鸡蛋不掉下来，那香美的鸡蛋才可享用。有时家婆也站在一旁看上一会儿。写好字后点评工作就交给下班回家的舅舅。这样的时光有两年左右，直到家婆患了偏瘫。而今走向社会，我写的字有时还可示人，全仗家婆那用心良苦、饱含深情的煮鸡蛋啊。

家婆是一部书，一部没有华丽词藻具有真诚关爱的书，一部没有曲折悬念却默默奉献的书，一部平平淡淡却感人肺腑的书。家婆十七年如一日的慈爱为我的童年和少年遮风挡雨，撑开一片湛蓝的晴天。

在梦里，家婆一如既往地生活在我的身旁，一如既往地爱我、疼我。我知道，家婆是舍不得离开她最最疼爱的外甥的，可我也知道，家婆已永远离开了我，到了另一个永远与我无法沟通的世界。没有家婆庇护是何等的悲哀，没有依靠，没有温暖，没有安全感。我像一叶孤寂的扁舟，想寻求一个避风的港湾，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。

晚风摇曳，树影婆娑，天际边洒过一阵美丽的流星雨。流星雨过后，我仰望苍穹，那满天的星星中有一颗特别明亮，那也许是我魂牵梦萦的家婆，她还是在那九天之上注视我不断求变抗争的人生……